

名人真话集

黄宗江/著

寻梦十八

首
子
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名人真语集

寻梦十年

黄宗江
子江

黄宗江/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八十梦寻/黄宗江著. —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1. 10
ISBN 7-205-05080-4

I. 八… II. 黄…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3652 号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数: 276 千字 印张: 12 1/4

印数: 1—2,000 册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张 树

责任校对: 沈树东

封面设计: 刘冰宇

版式设计: 王珏菲

定价: 21.00 元





书友嘱结集，偶得书名，实蓄谋已久也。又
嘱可品种杂容，新旧兼收，以见来龙去脉，亦深
合吾意。

我生于 1921 年，此际实龄 79，旧俗可称
80。书出之日，当已足岁，堪慰悲欣。书分数
辑，各有来由。依序略释眉目。我 38 秋 17 岁入
学“未名湖上”，40 冬投入“艺海漫漫”。少时
即憧憬丝绸之路，晚岁追抚，尚存“流沙断
简”。1949 夏参军，每敬羡老同志南征北战，力
求补课，投身抗美诸役，乃存“南方佚卷”。
1966 年自越南返国即进入“文革”的反革命行
列，“悲歌天落”，每低吟高唱，只期化悲为
壮，国泰民安，举世平和，岂有他求！晚岁略有所
悟，偶著文多及“人学为上”，自勉并互励也。



自序

未名湖上

未名湖顾盼	(2)
——七十岁回首十七	
未名湖	(6)
——我的摇篮	
未名湖	(10)
——一个电影剧本的原始意念	
寄冰心大姐	(24)
小读者晚岁寄冰心	(30)
未名湖畔祭诗魂	(33)
——郭蕊诗文梦读抄	
孙道临是一首诗	(41)
“你不像季美林”	(50)
读林昭	(54)

艺海漫漫

拜读《中国京剧史》	(58)
梅杨余之不可再	(60)
尚小云的“热流”	(62)



芙蓉草是角儿中之角儿	(64)
场上案头一大家	(67)
——怀近邻周贻白	
戒戏斋岁暮观剧录	(71)
《秋千架》上的晃荡	(77)
赤诚的凌子风	(79)
为欧阳山尊唱《天官赐福》	(82)
读李德伦	(86)
乃迭仙姐	(93)
好记者邱健	(97)
——《夕阳云游》序	
行万里·读万卷·挥洒万篇	(100)
——跋张子扬结集《小镇雨丝》	
生·死·爱	(102)
——序《东方芥子剧选》	
今世有缘	(104)
——演《今生是亲人》有感	
殊荣难当	(107)
——瞠目结舌名人录	
借花献逝者 倒叙忆姜平	(110)
以笔会友	(113)
祝愿纯真与成熟	(115)



——致杨澜

最可爱的“土炕上的女人” (117)

——戏曲现代戏之恋

京剧的青春 (119)

流沙断简

敦煌的供养人 (122)

敦煌夜谈 (126)

牧歌·囚歌·恋歌 (169)

——黄河滨与毛头

楼兰梦寻(戏曲) (183)

南方佚卷

南方啊南方 (202)

——三十年前后访越

南方啊!南方 (209)

南方家书 (320)

南方寄诗 (349)

“我肯塔基老家”的姑娘 (356)



人学为上

我的坦白书	(362)
再论再论说真话	(368)
最动人的实话实说	(371)
带“人”字的	(373)
人应像人	(375)
人学为上	(377)
——给《剧人集》责编的信	

名 未

上 湖





未名湖顾盼

——七十岁回首十七

1938年9月1日开学时，我进了未名湖畔的燕京大学。那时候差个把月就是自己17岁的生日，是的，17，自己觉得自己已经很大了。怎么一晃而倒了个儿成了70又挂零了呢？

那是“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年，我和一些同学来自天津，来自被日本飞机炸毁了的南开中学。我们在英租界耀华中学念了一年下午上课的特班，便考入了可以说是美租界的燕京。那时候日本人已将北平改称北京，而在燕京仍称北平；就凭这点，我们也得上燕京。各有各的原因，我们没去重庆，也没去延安，我们留在了北平。书生无以报国，惟读书耳，读好了书，报效家国。这思想一般是有的，然而把书读好又岂容易？

上大学了么，书是一摞摞的，洋装的，线装的。男生多挟在身旁，女生却抱在胸前。我在上南开时，因为有曹禺这样的老学长为榜样，就奠定了自己将来搞戏剧的愿望。我所以不念中文系，而念西语系，是因为感到中文可自修，外语则需课堂。于是就挟上了一摞摞莎士比亚、莫里哀、高则诚与汤显祖……记得老教授 Miss Boyton，白发苍苍，领着我们在湖畔上课。我用英文朗诵的是“全世界是一座舞台，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就是演员……”

自己在校园的生活或可以说是演剧为主，读书为辅，更



准确地说，以爱情为主。17岁了么！我是带着爱情来的。在南开中学时，我们男女分校，男女分演，却是合看，我就看中了台上的她。如今一起上了大学，见到了台下的她，我不免失措，就失措下去了。我们一起演《雷雨》，她演四凤，我演周冲，另一个他演周萍。演罢戏，我有所敏感，灵机一动地查了查她洗照片的号码，凡是有他的她都加印了，有我的她都没加印。我就——跟不少戏里有的那样，服药自杀了。就生活和戏剧不分了。这一下子就把人家吓着了，这生活里的戏就没法再演下去了。多少年我总想向她道个歉，却已无从道歉，伊人已一抔黄土。

也像戏里那样，我逐渐意识到这还不是爱情，而仅是爱情的幻想。但还得幻想下去，17到18了么！我仍在湖边漫



学生时代的黄宗江(左三)与燕大同学合影



学生时代的黄宗江(左三)与同学在校门前合影

步，低吟着……忽看到又一个她。那时正在上映英格丽特·褒曼主演的《插曲》，她真像褒曼。于是此一曲就插进来了，再没想到插到哪儿去了。她告诉我，她爱上了一个不能爱的人，想为他而死。我不免恼火：死就死！一块死！如此而已。后来一位同学敷衍成章写成小说，说是人家跳进湖里，而我没跳下去！这一出悲剧性的喜剧倒还没闹成那样的闹剧，但也有戏里常见的结局——出走，一走了之。

面对大时代，纠缠小儿女，我实在感到自卑了，有的同学刺杀汉奸未遂而远走他乡，有的已经跨入西山打游击；当时我还分不太清谁左谁右，反正人家去抗日了，而我……我就去找文学院院长，说自己有抗日活动，非离校不可。当日就接到通知，校务长约见。一见他就对我说：“你如不离开



校园，可保护你安全。”我说非走不可，当然也只能非走不可了。这就注下了多少年后的“文革”中，对“别了，司徒雷登”问题的纠缠难清。

此一去，我在上海、重庆演剧，也确属一种抗日工作吧。又一去，海角天涯，参加了“中国赴美参战海军”，也确实有抗日动机吧。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年秋，我重返校园，念我的第九年大学。斯时也，风起云涌，“反内战，反饥饿，反美抗日……”我已能分辨左右，在游行队伍里拿起了大锣。1947年暑假，我大吐血，大卧床。直到上海解放，我才起床，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仍然从事影剧至今。终于没能念完我的大学，也就至今尚未毕业燕京。

说什么好呢？如今仍一年一度，甚至数度，面对未名湖水，70岁回眸17岁，人是有须也无法后悔的，但我仍有喟叹：青春是那样美好，清澄如湖水，可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如今，我只有祝福已都过了70的同窗们，也祝福我17岁了的孙子……



未名湖

——我的摇篮

校园戏剧可称戏剧事业的摇篮。作为一生从事戏剧工作的我，有幸在两个摇篮里受过“洗礼”，一是曹禺诸位的南开中学，一是出了孙道临诸位的燕京大学。我这里只说说自己经历过的1938年—1940年的燕大两剧社——话剧社与京剧社。1938年秋开学之际，我们一群在天津考上了燕京大学的男女新生，不约而同地上了火车，直奔北平，且多是在“七七”事变中在被日寇炸毁了南开中学未得结业，被耀华班收容毕了业的。据说燕大美国校务长司徒雷登曾去过内地，见了蒋介石，也见了周恩来，承诺了燕京继续办学，且扩大招生，原是二百多名额，扩为七百多，一间两人的宿舍，多安了上下铺，住了三人（此事与此数均系听说，未必准确，然话出有因）。我们天津来的男女生多不相识，却曾相望，因为是男女分



学生时代的黄宗江（左一）与同学在校园内合影



校，演戏也是男女分演。我是南开中学老校友周恩来、万家宝后有名的“女演员”。现在来到未名湖畔，我和南开老同学张福骈等就闹腾着组织了团契以外的团体——燕大话剧社。

开学不久，我们演出了一组独幕剧——我在《买卖》中演了个把自己妹妹卖给军阀的奸商，《红灯笼》里演了个傻大黑粗。1939年春就演出了大戏《雷雨》，姚克荫演周朴园，张福堃演繁漪，姚念貽演四凤，张敏珍演鲁妈，刘忠昌演鲁贵，张福骈演周萍，我演周冲，鲁大海是汪景铤吧？不是吹牛，够专业水平。来帮忙化妆的石挥就那么说。

幕后人物更是操劳。我们推王世珏为社长，刘颐年是助理，方圻管道具，其精细和他后来成为名医是一致的，孙道临时名孙以亮是剧务之一，兼演个仆人。我们原想让他演周萍或周冲，他那时还不成气候，后来终于大器晚成，成了我们之中惟一的大明星。他逐渐成为我们的主角小生。在1940年一次独幕剧汇演中，他先后与张福堃合演《窗外》，与胡睿思、张福骈、郭元同合演了《悲怆交响乐》。两剧都是我翻译并导演的。

1940年冬，我们在准备易卜生的《国民公敌》。那时候我搅进了自己造成的少男少女的维特烦恼之类的假戏真作，无法收场，一走了之，去上海参加了职业剧团。1942年冬，太平洋战争起，燕京关门，张福骈、石增祚（艺名丁力）、孙以亮（道临）都相继在上海下海从事职业演剧了。1942年冬我又去重庆参加剧团，路过成都，拜见梅贻宝代校长，他一口山东腔严肃地问我：“你到底是学校的学生，还是剧团的演员？”我答：“都是。”路过成都时还给小同学卓顽麟等排演了《君子好逑》。1946年秋，我从海外当水兵归来，返燕大上了我的长九年大学。一年后又休学，未



能完成十年大计，至今未获学位。道临、丁力我等返校生已被剧团小青年看做小老头，只能顾问一番了。此时校园内有两个话剧团，海燕与燕剧，都很活跃，是学生运动中的劲旅。不久前，在广州遇赵寰，他还谈起我曾为他们编导一小品，由他演杜甫，只因《兵车行》被当局当做赤党追捕云云。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明朝！



《雷雨》全体演员合影，后排左二为黄宗江

最勾人戏瘾的还是京剧。那时候每星期五晚上，我就换上蓝布大褂，千层底布鞋，直奔男生体育馆底层，燕大京剧社在那里响排。真中那么回事，锣鼓响起，一出又一出的。我嗓子不行，尽唱丑。老生唱过前孔明后鲁肃，是《黄鹤楼》里的碎催，照上像还让人以为是主演《群英会》呢。花